

东野圭吾

杀人 之 门

さつじんのもん

角川出版

〔日〕东野圭吾 著 张智渊 译

杀人之门

さつじんのもん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人之门/[日]东野圭吾著;张智渊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1.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5125-9

I. ①杀… II. ①东…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419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11

SATSUJIN NO MON

by KEIGO HIGASHINO

© Keigo HIGASHINO 2003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杀人之门

[日]东野圭吾 著

张智渊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黄渭然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郭 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55千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125-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的死亡。那是过完年，第三学期刚开学的时候。给我带来这种体验的是祖母。当时，我并不能确定她的年纪，根据日后父母所言，应该刚满七十岁。

我的老家是一栋历史悠久的老屋。进入玄关，正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和室并排两侧。最里头是厨房，还是泥巴地，因此做个菜也得穿鞋，流理台旁是后门，附近卖酒和卖米的常来询问是否需要叫货。

厨房前面向右转，有一条走廊通往建在院子里的别舍。那是祖母的房间。或许因为当时我还是孩子，印象中房间挺宽敞，但里面只放了个小衣柜，再铺床棉被就差不多了，所以顶多四叠半吧。这房间据说是改建了原本更小的茶室，才成了看护祖母的房间。

在我的记忆中，祖母总是卧床。有时会醒来，我却不曾看见她离开床铺。只有几次在吃饭时，我看过她吃力地挺起上半身的模样。父亲好像说过祖母的脚有问题，但实际如何不得而知。毕竟我并不怎么在意祖母卧床一事，并不想了解详情。自我懂事起，她就已经这样了。后来我去朋友家玩，看见别人的祖母硬朗地四处走动，反而觉得奇怪。

从吃饭到祖母身边大小事，都由小富照料。小富住在附近，我压根儿不记得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出我家的。大概祖母卧床不起时，父母

就雇她来当看护了。

父亲健介是牙医，在我家隔壁开了一家小型诊所。父亲是自行创业，家里原本经营木材行，父亲身为独子却坚决不愿继承。

我想那是祖母死前的夏天，父亲告诉我他为何选择牙医这条路。“因为商品买卖会受经济景况的影响。”吃过晚饭，父亲喝着啤酒，以泡菜相佐。我已不记得怎么会讲到这一话题，大概是在聊我的志向吧。

“就这点来说，医生这一行不受经济景况影响。景况再差，人都会生病。不，人在不景气的时候反而会更拼命，所以容易生病。没钱归没钱，但人只要一生病就无法工作，因此就算省吃俭用，还是一定得看医生。”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选牙医，穿着短裤的父亲拍了一下大腿，一副“这问题问得好”的表情，盘腿坐下。

“你觉得当什么医生比较好？”父亲反问我。

“内科或外科吧。医生不是有很多种吗？”

父亲听了抿嘴一笑。爱好钓鱼的父亲总是晒得一身古铜色，或许是这个缘故，他脸上深邃的皱纹看起来比同龄人多。只要一笑，眼睛就埋入皱纹堆里。

“为什么那种医生比较好呢？”

“要是感冒流行起来，就会有很多病人，可以赚大钱啊。”

父亲听后大笑，笑得有点夸张。他喝着啤酒，用团扇对着脸扇风。

“感冒流行时，病人的确会增加，可医生自己也可能被传染啊。”

我“啊”了一声。

父亲继续说：“一般小感冒也就罢了，可感冒有很多凶猛的类型。你被传染试试看。到时诊所就非休诊不可了。这么一来，不是损失惨重吗？医生可不是不会生病。就这点来说，至少牙病不会传染。你没听说过蛀牙会传染吧？眼科和皮肤科就不太好，因为眼睛和皮肤的疾病会传染。”

“可是感冒的人说不定也会去看牙医。”

“感冒的人就算牙齿有点痛，还是会忍着在家休息，来看牙医通常都会等病好之后。还有，对付感冒或肚子痛有很多成药，对吧？可牙痛绝不可能不治而愈。想要痊愈，只能去看牙医。”

“可生病或受伤要动手术的时候，不是要花很多钱吗？这样的医生不就可以赚很多钱了吗？”

“动手术是外科。”父亲将杯子放在餐桌上，面对我重新坐好，“你听好了，爸爸选择当牙医的原因很多，就像刚才讲的那些，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面对父亲不同往日的严肃表情，我稍微端正了坐姿倾听。

“就是不用同人的死亡扯上关系，至少不用担心病人会因为蛀牙而死。为重病患者开刀，取出内脏的病变部分，如果病人因这样的大工程而得救也就罢了；要是病人死了，医生心中不知会蒙上多么令人不快的阴影，弄不好还会被家属怨恨。”

“医生已经尽力了，病人回天乏术也是无可奈何啊。”

父亲缓缓地摇头。“人死这档子事，不是那种大道理三两下就可以说清的。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不要和人死扯上关系。就算知道不是自己害的，心里也会不是滋味。”

所以还是牙医好，这是父亲的结论。我虽然点头，却觉得无法全盘接受，毕竟当时我还不了解人死是怎么回事。

母亲峰子行动果决、争强好胜，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她在数字方面很有天分，每天晚上都在餐桌上铺开文件，拨打算盘，应该是在计算诊所的支出或收入吧。有时父亲会从旁插嘴，但会计事务都由母亲负责，每个月会有一个不知打哪儿来的税务会计来家里，与母亲谈论许多事情。那人脸形瘦削，总是身穿灰色西装。

母亲也在诊所帮忙，所以每当我从学校回来，家里就只有小富和祖母。学校的营养午餐很难吃，我几乎不吃，回到家时肚子总是饿得咕噜咕噜叫，餐桌上则放着为我准备好的饭团。祖母死后，我才知道那出自

小富之手，而非母亲所为。因为小富不再来家里之后，餐桌上也就不再出现饭团了。

即使如此，多年之后，对我而言，那个饭团就是妈妈的味道。每当想起饭团的滋味，就感到既怀念又哀戚。

我们全家几乎没有一起旅行过。一到星期天，父亲就出门钓鱼，母亲多半也会和朋友出去玩。边看电视，边吃小富为我做的午餐，就是我星期天的过法。

小富看起来像个阿姨辈的人，但也许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才会这么认为，说不定她还不到三十岁。我记得母亲曾背地里对人说她是“退货”的坏话。不外乎说她好不容易嫁到一个好婆家，不到两年就回娘家了，在家里闲着不是办法，才会来我家工作。

我一个人的时候，她常来跟我说话：“小和，寂不寂寞啊？”接着陪我一起玩游戏机，或教我翻花绳的变化方式。有时候，她甚至会叫我别告诉父母，偷偷煎松饼给我吃。虽然只是用水和好面粉去煎，对我来说却是人间美味，连奶油融化的香味都有别于以往。

我已无法清晰地记起小富当时的模样，脑海中顶多只能模模糊糊地浮现她将长发随意扎在脑后的样子，以及她圆润的脸庞。

我倒是记得她肤色很白。不，这么说并不准确，应该说她屁股很白。

我想那件事情发生在某个星期六。那天我突发奇想要从后门进入家中，打算让在厨房准备午餐的小富吓一跳。

通往厨房的小板门上了锁，但我知道有一段围墙坏了，轻而易举就翻了进去，悄悄地打开了后门。

小富不在流理台边，煤气炉前也看不见她的踪影。于是我将门再推开一些，目光扫过整间厨房。乍看之下，还以为她不在。

但紧邻厨房的和室里，小富背对着我，好像正蹲着。我悄悄走近，却看见她的裙摆被撩起，下半身裸露。我仿佛被捆住似的僵住了。

她身下有人。那人穿着藏青色的袜子，脚心朝向我，灰色的裤子褪

及脚踝。

我的目光转向放在角落里的公事包，是税务会计的。

小富跨在仰躺的税务会计身上，上下晃动着屁股。此时，我才注意到两人激烈的喘息声，税务会计还在呻吟。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这个想法向我袭来，我僵着身体走到屋外，悄悄掩上门，随即像进来时那样翻出围墙。

我跑了起来，只为甩掉刚才看到的情景。然而，在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小富的白屁股。

近来，对于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连小学生也具备相当的知识。当时的我却一无所知。但我还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看到了大人的隐私。我没有将此事告诉父母，也从未对任何人提起。

此后，我想我对小富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我不再主动和她说话，也极力不去接近她。但我似乎并非讨厌她。或许幼小的我已经当她是一个成熟女人，所以发现她的真面目跟自己所想相去甚远，便会感到畏怯。

我完全不知道小富与税务会计发展到何种程度，持续到何时，因为那天之后，我再未撞见会令人联想到两人这层关系的事情。相对地，我却知道了她与别的男人之间的关系，那人自然就是我的父亲。

那天是法定假日，诊所休息，父亲照例出门钓鱼。因为和母亲约好了要去看电影，我的心情很好。

然而，我们刚要出门，母亲的朋友来电话找她。通完话，母亲歉然对我说：“对不起，妈妈有重要的事，下次再带你去看电影，今天就忍耐一下。”

我哭着向母亲抱怨，说她不守约定，说话不算数。

在这种时候，母亲刚开始会一脸内疚地道歉，一旦超过了忍耐极限，便会恼羞成怒。她的个性就是这样。当时的她最后还是对不断抱怨的我露出了令人害怕的神色。

“吵死人了，什么电影、电影的没完没了！有重要的事我能怎样？”

不是跟你说下次再带你去吗？话又说回来，你的家庭作业呢？学校应该有家庭作业吧？别光想玩，书也要读一下！”

我哭丧着脸上楼，不过我的房间并不在二楼。当时的我还没有自己的房间，二楼的房间里只放了客人用的棉被和衣柜。一有不如意的事，我就爱跑到这个房间里哭泣。

母亲大概懒得搭理我这个爱哭鬼儿子，也没来看看我就出了门。

我事后回想，这时小富应该在家，但她似乎没有听到母亲与我的对话，不知道母亲留下了我，独自出门。

母亲外出后不久，楼下便发出了声响。是父亲的声音。我吓了一跳，他去钓鱼应该到晚上才回来。

楼下还传来小富的声音，两人似乎在讲什么，我听不清楚。

不久，好像有人上楼，我慌了。之前父亲撞见我在放棉被的房里哭泣，狠狠训了我一顿。

我马上躲进柜子，屏气噤声。

有人打开拉门，走了进来。我感觉到是两个人。

“婆婆呢？”我听到父亲比平日更为低沉的声音。

“刚吃完饭，现在应该在睡觉。”另一人果然是小富。

我感觉他们在脱衣服。小富发出撒娇般的声音。

此后的情形我不太记得了，或许是因为我拼命抗拒耳边传来的东西发出的声响和两人的声音，但我知道衣柜外正在发生什么好事。脑海中浮现出小富和税务会计的身影，我想起了小富白色的屁股。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三十分钟，两个人做完离开了房间，我仍在柜子里抱膝待了很久，无法动弹。

我下到一楼，悄悄地走到外面。此时已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我又走进家里，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

“咦？你回来啦？妈妈呢？”从里屋出来的小富一脸意外。

我回答我们没去看电影。

“那你刚才在哪儿？”小富吃惊地问。

“公园。”

“公园？你一个人？”

“嗯。”

我从小富身边穿过，走到有电视机的客厅，没能仔细看她的表情。

晚上，父母相继回家。父亲拿出鱼炫耀，说是今天的收获。小富拿那条鱼做菜，我心想，应该是在哪家鱼店买的吧。

爱吃鱼的我，那天却没有动生鱼片。大家都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母亲对父亲说，大概是因为没带我去看电影，在闹脾气。

在那个宽敞的家中，我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

与仓持修熟稔起来，就是在那段时间。自从升上五年级，我和他就坐在同一个班，比邻而坐。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人竟会改变我的一生。

仓持并不引人注目，在班上应该算是个独行侠。大家聚在一起打躲避球时，他只是一脸扫兴地在远处观望，从不加入。

我也是不擅交友的人，总是避开人群。性情相似的人才会臭味相投。但在他看来，实在想不到会被认为和我是同一类人。他总是这么说：

“我最讨厌一堆人唧唧喳喳，好像很融洽的样子。一旦有状况，终究还是自己最重要，那又何必虚情假意装作感情很好，真是无聊。这些家伙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一群小鬼！”

五年级的孩子称同班同学为“小鬼”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但实际上仓持的确老成，虽不太引人注目，成绩倒颇为优秀。他教了我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事。譬如我们学校附近常有很多江湖卖艺的，仓持告诉了他们的手法。

那些人有的是让人十元抽一次签，打出诸如一等奖无线对讲机、二等奖照相机等幌子来吸引孩子。然而，一大群孩子不管怎么抽，就是没有人中奖，跑江湖的看准时机，自己把手伸进箱子抽签，打开一看，竟

中了奖，以示真实可信。

“骗人的啦。”仓持偷偷在我耳边说，“大叔的手伸进箱子之前，就把中奖签藏在手指间了。箱子里哪有什么中奖签！”

“那得告诉大家才行。”我说。

“不用了。”他皱起眉头，“别理那群笨蛋。反正他们有的是钱，随他们去吧。”

我想仓持应该不讨厌江湖卖艺的人，因为每当他们出现，他就会在一旁观看，直到孩子们离去，但他绝不会出钱。现在回想，那对他而言或许是一堂课，如何骗人钱财的一课。

仓持家是卖豆腐的，身为长子，他照理说将来应该会继承家业，他却说绝对不干。

“夏天也就算了，碰水的感觉还挺舒服。问题出在冬天，冬天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容易冻伤，我才不想把手伸进水里。”接着他补充道，“而且一块豆腐才几十元，这种买卖要做到哪一年啊。做生意就是要一口气大赚一笔。”

“卖大的东西？像是房子或飞机什么的？”

“那也行啊，另外也可以一口气卖掉大量小商品。此外，还可以卖无形商品。”

“无形商品？那是什么？那种东西怎么能卖？”我笑着问。仓持一脸不屑。

“你真是无知，这个世上买空卖空的人多的是。”

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从哪里获得这些想法的。当时，我只觉得这家伙讲话很奇怪。

第一次带我到电子游戏厅的也是他。当时还没有什么电玩中心，只有百货公司顶楼游乐场的部分场地会架设游戏机。那时自然还没有像今天的电视游乐机这种东西，最常见的就是弹子球机和射击游戏了。

仓持几乎没花过自己的钱。首先，他会带我到游戏机前，告诉我那

多有趣。他说得口沫横飞，而他的话也有股吸引我的魔力。

等到看准我有点动心之后，他便问：“怎样？想不想玩一次看看？”

我立即说想，接着掏出钱包。

然而，当我把钱投入机器，他却说：“先让我示范给你看吧。”

反正我也想要个范本，就答应了。于是，由他展开第一回合的游戏。

有些机器只要得高分就可以再玩一次。这样的游戏几乎都是由他先玩，而往里投硬币的则是我。他的得分通常很高，所以我不用再投钱就可以玩，但即使他失手，也不会付钱。他只是把怒气撒在机器上，要他还钱的话我也就说不出口了。

仓持还常常带我去捞金鱼和弹子球机的店。我以前只在庙会的日子见过这样的店，第一次去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

仓持在这里也不花钱，但也不用我的钱去玩。他只在我玩的时候从旁观看，有时也给我一些指导。我问过他几次为什么不玩，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

“我不用了，玩太多次，腻了。而且我喜欢看人家玩。”

跟着仓持玩，我的零用钱不断减少，但我并不曾想与他断绝来往，因为只要和他在一起，就能接连不断地遇上新奇有趣的事情。这股新鲜劲儿，对于快要在家中失去立足之地的我，成了一种慰藉。

不和仓持出去玩时，我常常跑到别舍。祖母会握着我的手或摸着我的头，状似愉悦地听我说学校的事。

但事实上，我讨厌祖母。

我讨厌祖母身上发出的臭味，混杂着馊味、灰尘霉味，以及药膏和樟脑丸的怪味。祖母长时间不洗澡，帮她擦澡是小富的工作，但我几乎没见小富这么做过。

再者，祖母皮肤的触感令我不快。每当她用皱巴巴、干瘪瘪的手抚摸我，我总觉得背脊发凉。老实说，她的脸也不那么让人好受。眼睛和

脸颊凹陷、头发掉尽、额头宽阔而突出，就像在骷髅上覆了一层薄皮。

既然这么讨厌，为什么还要去祖母的别舍呢？因为我另有目的。只要一个劲儿地对祖母讲在学校的事，她一定会说：“啊，对了，不给你零用钱怎么行。”

棉被里发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然后祖母掏出一个布钱包，取出零钱给我，叫我别对爸爸说。

我老实地收下、道谢。卧病在床却这么有钱，对小孩子而言这真不可思议，当然我没向父母提过这件事。我家应该比其他人家富裕，父母却精打细算，如果用途不明，我连一毛钱也拿不到。要是告诉他们祖母给我钱，一定马上就会被没收。

母亲很讨厌祖母，我常听她在通电话时说祖母的坏话。

“没想到这个年纪就卧病在床了，真够烦的。不过啊，这样不用和她碰面，照料的事交给女佣就好，我反而乐得轻松。有本事起来走动走动嘛！要是像之前那样唠唠叨叨，我可受不了。什么？嗯，那倒是，要是她早点那个就好了。呵呵。”

谈话之间，母亲时而压低声音，时而发出别有用意的笑声，让我感到她对祖母深不见底的憎恶。我也明白“早点那个就好了”的含意。事后我听亲戚说，自从嫁过来之后，母亲就饱受婆婆的欺凌。

我不太清楚父亲怎么看待自己的母亲，因为几乎不记得父亲提过祖母什么。夹在老母和要强的妻子之间，父亲想必也有难处。我知道父亲时常趁母亲不注意时去别舍。那时父亲的背影看来格外渺小、佝偻。

但我只要想起在柜子里听到小富的喘息，就会感到些许迷惘。父亲竟然在家金屋藏娇，还让情妇去照料老母。直到今日，他的心境还是个谜。

总之，我家的人心仿佛以睡在别舍的老太婆为轴心，彻底扭曲了。说不定扭曲程度已达极限。

老太婆死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发现她的不是别人，就是我。

当时，我手头很紧。

这简直不像小学生说的话，但我既没有开玩笑，也没有夸张，事实就是如此。我迷上了一种东西，仅有的一点零用钱几乎全用在那上头。拜其所害，我连糖果店都逛不起。

我迷上的是五子棋，也是仓持修邀我去玩的。当然，五子棋的玩法我是知道的，他教我的则是如何靠它来增加零用钱。

他带我去一个河畔的住宅区，里头聚集着许多铁皮屋顶的小房子。我们的目的地是其中的一栋，一个用作玄关却又显得粗糙的入口处镶嵌了一扇大门，铰链已经坏掉。门很矮，我们这样的小学生进去时都得留心头顶。

门内是水泥地，地上放了一张小桌子，两旁各摆一把椅子。桌上放有五子棋盘，墙上贴着五子棋游戏规则。

仓持一吆喝，旁边的拉门马上打开了，出现一个男人，穿着工作裤和衬衫，套了一件肮脏的日式短外套。在我看来那男人应该一把年纪了，现在回想起来，说不定才三十五岁上下。他应该是理成五分头的，但头发长了不少。

仓持递出两个一百元的硬币，男人放在桌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从桌底拿出棋子。

仓持在我跟前的椅子上坐下，双方并无交谈，下起了五子棋。仓持起手先下，我站在他的斜后方观战。

仓持中途出现了重大失误，第一局男人轻松获胜。我发现了仓持的失误，却不能告诉他，因为墙上贴了一张纸条：“旁人开口，罚钱一百。”

第二局势均力敌，仓持和男人都无失误，最后仓持凭一记妙招取胜。男人低叫一声“输了”。下棋过程中，他只有此时发出了声音。

紧接着第三局，又是一场胶着战，最后赢的是男人。

“田岛也试试嘛，你应该会赢。”仓持咂着嘴说。

据他说，只要拿出两百元，跟男人下三局，三战两胜者即可得到五百元。如果连赢两局，还可以得到一千元。对当时的小学生来说，一千元可是个大数目。

我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挑战。我付给男人两百元，坐到仓持的座位上。我对五子棋很有自信，看了仓持刚才的棋局，我暗忖这个男人强不到哪儿去。

第一局我胜了，赢得轻而易举，令我出乎意料，还真有点扫兴。

“耶！可以拿到一千元喽！”仓持拍手叫好。

我有些得意忘形。胜券在握，我甚至已经开始思考一千元的用途。

第二局开始，男人稍微改变了作战方式，困惑的我不小心犯了个错，无法连胜。“就差一点，你好好下！”仓持跺脚，大呼可惜。

不用他说，我自然小心谨慎地应对第三局。若这一局输了，别说一千元，就连两百元也飞了。

然而，我看错了对方的棋路，无法拿下第二场胜利。我并不觉得这人有多强，这反而让我更加懊悔。

那天，我一共花了六百元，即在那之后我又挑战了两次。可结果还是一样，每每棋到酣处，男人总能扭转形势获胜。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

什么赢不了。

后来，每隔两三天我就会跑去下五子棋。要是我不堪一击也就罢了，偏偏好几次都快赢了。实际上，我几乎没有一上来就输棋，总觉得获胜是迟早的事。此外，二连胜可以获得一千元也很吸引我。虽然电子游戏厅或捞金鱼也很有趣，但再厉害也赚不了钱，我的热衷程度根本不能与下棋相提并论。

我想要零用钱，但又不能说出用途，所以不能向父母要。于是，我能指望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趁还没人起床，我跑到别舍，拉开印渍斑斑的拉门，唱歌似的叫了声：“婆——婆——”

祖母闭着眼，半张着嘴。室内依旧有霉味儿，比平常更冷。在我拉开门之前，室内的空气仿佛完全静止。

“婆婆。”我又轻轻地叫了一声。要是声音太大被人听到可就糟了，我尤其不想让母亲听见。

祖母没有反应。甚至连眼皮都没有动一动的迹象。我关上门，爬近睡铺，一股老人惯有的臭味扑面而来。

我想祖母大概睡着了，于是隔着棉被摇了摇她。祖母只像玩偶般晃了晃，身体如石头般冰冷僵硬。

祖母平常总是鼾声雷动，现在别说鼾声了，她半张的嘴里甚至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呼吸声。

可能死掉了吧？

我从未见过人的尸体，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不是死亡。猫狗或虫子的尸体倒是见过，但它们的死对我而言，就像玩具坏了。理论上我可以懂得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人身上，但就是无法体会。

我决定不再去想祖母是否已经死亡。重点是祖母好像不会动了，那么现在是将零用钱据为己有的绝佳时机。

手脚若不快一点，就要被母亲发现了……

我忐忑地揭开棉被，看见祖母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睡袍的胸前部分敞开，露出皮包肋骨的胸部。我讨厌的气味变得更浓了。

我将棉被全部掀开，马上发现她放在肚子上的手正紧握着我的目标，从她枯枝般的手指间可见钱包上小槌形状的装饰。

我将目光从祖母脸上移开，试着取出钱包。但她的双手紧紧地攥着钱包，我稍稍用力拉扯，还是纹丝不动。由于完全不能动之分毫，我想到祖母是不是还活着，而且不打算把钱包交给我。

事已至此，我可不能打退堂鼓。只有蛮夺硬抢了。我用双手将祖母的手指一根根扳开，它们全无弹性，而且冰冷，我像是在玩干了的黏土制品。

我查看了一下总算抢到的钱包，里头除了几张印有伊藤博文和岩仓具视头像的钞票^①，居然还有圣德太子的大钞^②。我在心里欢呼呐喊。自从过年收到亲戚的红包之后，我就再没拿过大笔的钱了。

目的达成，在祖母房间里多留无益。我将棉被恢复原状，站起身来，原本不打算看祖母的脸，那面孔还是在一瞬间溜入眼角。我打了个哆嗦。

祖母似乎死不瞑目，不仅如此，仿佛还在瞪着抢她钱包的逆孙。

我没有勇气去确认这件事。忽然，恐惧向我袭来，我像个齿轮坏了的机器人，动作僵硬地离开了睡铺。我觉得祖母仿佛随时都会开口对我讲话。我小心地不发出声响，一出房间，便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

约一个小时之后，有人发现祖母去世，引起了一阵骚动。

父亲的麻将牌友——一位住在附近、姓西山的医生来检查祖母的遗体，我也想进去看看，却被小富阻止了。

尽管确定祖母已经死亡，西山医生还是迟迟不出来。父母都在房间里，与他讨论着什么。

①分别为一千日元、五百日元的旧版纸钞。

②五千日元或一万日元的旧版纸钞。